

黑面具 译丛

BLACK MASK

FIRST CASES

第一案件

LIA • MAJIBRA

宿怨成仇

Volume

3

(美) 利亚·梅特拉/编

王萍 等/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黑面具 译丛 I
BLACKFACE

VOLUME
3

(美) 利亚·梅特拉/编
王萍 等/译

First Cases

中国电影出版社

第一案件

宿怨成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案件.3 宿怨成仇/(美)梅特拉著;王萍等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5
ISBN 7-106-01690-X

I.第... II.①梅...②王... III.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227 号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Copyright (c) 1999 The Author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00 by China Film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00-3038 号

第一案件 3 宿怨成仇

(美)利亚·梅特拉 编
王萍等 译

责任编辑:李小刚

封面设计:刘海啸

版式设计:效 时

责任校对:李小刚

责任印制:刘继海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28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1690-X/1·0285

定 价 全三册 63.00 元

序

对半数以上的美国夫妻而言,“无以弥合的分歧”这个术语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痛苦事实。现代离婚案中这个涵义甚广的法律依据本来的目的是解释造成婚姻失败的原因,但是它无论如何也无法释然家庭破裂所带来的痛楚,以及因之而来的犯罪。再温和委婉的法律用语也无法掩饰切之入骨的愤懑、震撼人心的反责以及背叛迷途之爱的寒心。

起初,当我要求这部集子的作者们以这个术语为基点创作一些短篇时,我原本期望他们会以律师的眼光来对待这一主题。但当他们的作品呈现在我面前时,我却又惊又喜地发现他们竟然从如此广泛的视角诠释了这一主题。我的律师生涯似乎反而束缚了我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把它限定在了一个有限的效能之内。如果专用于离婚的法规中,“无以弥合的分歧”则失去了它起初广泛意义上的活力和复杂性。

尽管并非所有的分歧都是可以弥合的,但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却要使我们相信,不管尽多大的努力,每一起争端都可以而且必须和平地加以解决。法官、仲裁人和专家,从理论上讲,就是用来解决争端的,不管分歧双方的矛盾是何等的尖锐。我们还专门制订了几项法律,其唯一的目的是要解决争端。

但是,从犯罪统计来看,相当多的冲突依然要极力寻求报



复,不管是以鲜血、金钱,还是以泪水的方式。人们期待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得到满意的结果,但通常情况下,这种舒适的设想却被扣动的扳机声和闪过的刀影而大打了折扣。

尤其不幸的是,这样的冲突并没有年龄的限制。你不需要“长到多大”就可以加入其中。

国家图书奖的得主,著有多部饱受赞誉的小说的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在小说《獠牙》中深入探讨了一位十几岁少年内心深处的世界:家庭的矛盾对这位少年的内心造成了如此沉重的压力,以致于他不得不以一种暴力的方式来弥合他内心的冲突。讲故事的高手、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教授阿曼达·克罗斯也思考了少年时光及其强烈的被同龄人所接受的欲望。在她的《完美的报复》中,一位作者对过去的描述及其与现实之间的不和谐使一位编辑好一阵犯难。素以情节曲折而令读者咂舌、同行瞠目的杰弗里·迪弗也回顾了过去的时光。在他的《宿怨成仇》里,一位年轻人回到家乡后发现从高中时便开始折磨他的两个无赖戴上徽章,当上了警察。为恐怖小说的敏锐和悬念定下基调的约翰·卢茨研究了少年人面对痛苦的分歧时无以应对的现象。在《结巴的飞越》中,他描写了一位少年橄榄球运动员如何迫切地表达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虽然旧时的伤痛灼人甚深,但更能持久不断地折磨人的却是家庭里的冲突。在《迈阿密热浪》中,普利策奖得主、最畅销小说作家埃德娜·布坎南为我们描写了一个混乱的城市,以及因男人怀旧而拒绝接受其故乡发生的变化所导致的家庭的破裂。在《异想天开》中,诸多奖项的获得者比尔·普罗兹尼描写了一对小镇夫妇如何企图熬过烧灼的热浪及相互间强烈的仇恨。在《河滨饭店》中,有“美国私人侦探小说之母”之称的马西亚·马勒说明了伴侣之间的秘密可以对他们之间的关系、

对饭店以及对周围的人造成根本性的伤害。

有时候,朋友或者某个新来的人可以缓释人们的痛苦。在《卖冰糕的人》中,埃德加奖得主劳里·R·金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一位卖冰糕的小贩如何将一名妇人从地狱般的婚姻中解救出来。在《埋藏的财宝》中,畅销心理悬念小说女作家萨拉·洛维特描述了不速之客对一位身陷危机的女人充满暗示的造访。简·伯克,这位饱受赞誉的艾琳·凯利悬念小说系列的作者,在《毋庸置疑的心》中也从局外人的视角描述了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一位乐善好施者的四轮马车。在《遗产》中,杰里迈亚·希利——获奖的约翰·弗朗西斯·卡迪系列的作者,描写了一位病危的老太太如何寻求到了法庭所不能给予的那种公正。

然而,在多数情况下,离婚的人们必须找到他们个人的方式来处理他们恶化的关系中持续出现的冲突。乐善好施并非总是好的解决办法。虽说法庭可以结束婚姻、解决监护权事宜、划分财产,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平息一颗骚乱的心。多数无以弥合的分歧必须独自加以承受——或者报复。

在《新画》中,因斯基普·兰登系列荣获埃德加奖的朱莉·史密斯为一位被前夫盗窃了名誉而遭人耻笑的艺术家的重新获得人们的认可描绘了一幅完美的画卷。在《善恶有报》中,国际畅销悬念小说作家朱迪思·凯尔曼巧妙地描绘了两个人对他们即将度蜜月的前夫和前妻本应惬意的报复。埃德加奖得主玛格丽特·莫朗也在《聊胜于无》中对再婚进行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讽刺。在这个故事中,一位怯弱的男子企图忘掉第一次婚姻的希望在其再婚后变得渺茫起来。安东尼奖得主吉利恩·罗伯茨在《心碎》中探索了夫妻一起生活中的黑暗面。在这个故事中,妻子移情别恋的往事虽得到了宽恕却并没有被



忘记。而在《皆大欢喜》中,荣获美国疑案小说奖的琼·赫斯证实报复并非要马上到来或者惬意才让人觉得值得。

然而,不管离婚与否,结婚与否,任何人都有可能受到无以弥合的分歧的突然打击。四部主流小说和七部广受欢迎的疑案小说的作者萨拉·珊克曼集中展现了生活中一个最让人发疯的冲突。在《爱你的邻居吧》中,她描写了一位严重缺乏睡眠的女人竭尽全力去安抚其邻居,而后者始终不肯妥协。皮特·豪特曼则在《终极绿洲》中探索了另外一种非友善的冲突。在这个故事中,某酒吧的两个常客依旧在为三十年前的一次冲突而争吵不休。在艾琳·德雷尔的《法医学的玩笑》中,作者描写了一个新成立的法医学组织如何处理——或者可能是处决——某位一心要羞辱他们的新成员。而在利亚·梅特拉的《如果那不可能是真的》中,一对兄妹依旧在努力对付多年以前邻居们对他们的嘲弄。

在这部集子里,我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当今最优秀的作家。他们掌握着宇宙的关键,点燃了无以弥合的分歧的情感之火。这些作家都是各种重大疑案小说奖项和文学奖的得主,其中还包括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

从对过去不忠导致当今结局的黑暗而阴郁的研究到对现代忠诚的表面滑稽而寓意严肃的解剖,从乡村监狱中近乎致命的误解到因分歧而导致的感应性精神病,这些优秀的疑案和文学作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穿越了这个令人痛楚的亲密雷区,在这之上,建筑着婚姻的、家庭的以及社会的种种关系。

利亚·梅特拉

目 录



11	序	利亚·梅特拉
13	爱你的邻居吧	萨拉·珊克曼
17	法医学的玩笑	艾琳·德雷尔
33	河滨饭店	马西亚·马勒
53	皆大欢喜	琼·赫斯
68	结巴的飞越	约翰·卢茨
86	聊胜于无	玛格丽特·莫朗
99	獠牙	乔伊斯·卡罗尔·奥茨
126	埋藏的财宝	萨拉·洛维特
131	迈阿密热浪	埃德娜·布坎南
155	卖冰糕的人	劳里·R. 金
177	如果那不可能是真的	利亚·梅特拉



- 188 善恶有报
211 宿怨成仇
233 完美的报复
249 毋庸置疑的心
263 心碎
279 新画
295 遗产
338 异想天开
348 终极绿洲
359 姐妹情仇
389 血气方刚餐馆
403 译后记

- 朱迪思·凯尔曼
杰弗里·迪弗
阿曼达·克罗斯
简·伯克
吉利恩·罗伯茨
朱莉·史密斯
杰里迈亚·希利
比尔·普罗兹尼
皮特·蒙特曼
塔尔梅奇·鲍威尔
温迪·李



爱你的邻居吧

萨拉·珊克曼

萨拉·珊克曼著有 10 部饱受赞誉的长篇小说，其中 7 部是以记者萨曼莎·亚当斯为主角的喜剧疑案小说系列。她笔下的人物包括赛美王后、伏都、巫术法师、“猫王”模仿者、女骗子以及各种装神弄鬼的南方佬。写作之余，她还是个美食评论家兼杂志编辑。在这篇《爱你的邻居吧》中，她描写了一位被看不见却听得见的邻居折磨得发疯的年轻妇女。

“我要用枪杀了他。”朱莉盯着她床前桌上的数字显示式时钟。6 点整。她到凌晨 3 点才入睡：1 点离开饭店，已经放松了一两个钟头，读剧本，同帕特里克做爱。然后，像通常一样，她又无法入睡。而现在……

“怎么了？”帕特里克翻了个身面朝着她，但并没有睁开眼睛。他只差一丁点儿就醒了。

“那个杂种！”如果朱莉挥动的手中有一把刀的话，她一定会把楼上住着的那个男人的心脏划成碎片。“他要折磨死我了。咚咚咚，自从他第一天搬进来就这样。”

朱莉很容易被唤醒。睡眠——或者说缺乏睡眠——是她最头疼的事，是她背负的十字架。当她还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就开始失眠。她从不打盹，现在她睡眠不足已近 30 年了。有些时候，她彻夜不眠。有的时候则半夜



两三点钟就会醒来。她的心理医生说她需要学习对付紧张和压力。先前的一位医生已经放弃了,认为有些人就是注定会辗转反侧,枕席不安。朱莉有失眠患者所应备的一切随身物品:遮阳窗帘,耳塞,白噪音发声器。她也定期锻炼,从不在午后喝咖啡,睡前也吃得比较清淡。感谢上帝,她的公寓几年前就安装了双层玻璃窗。然而,她却无法控制她的邻居。

帕特里克猛地又翻个身,给她个光光的脊背。他身子缠在夏日热烘烘的被单中,鼾声很快又响了起来。

朱莉咬了咬牙。帕特里克在她床上还不够添乱的呢。在她床上并不说明她爱他。很多时候她对他连喜欢都谈不上。她和帕特里克都在利比饭店工作,在那儿他们都是演员服务员,为那些当红的演员提供价格特别昂贵的意大利面食。但帕特里克关系不错。眼下他即将在一位很火的年轻导演的片子里饰演一个角色。另外,睡眠诊所的一位刚来的医生也对朱莉说过:“我希望你在床上除了睡觉之外就是做爱,不要做别的。”对于前者,她没什么办法,于是——

此刻,楼上的邻居又开始了他的清晨行军。一个人起床穿衣服,哪有这么多路要走?可他在那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像条狗似的。

“混蛋!”朱莉叫道,“坐下来!”然后她就跳了起来,抄起那把红把手的扫帚使劲地捅着天花板。天花板的泥墙上早已有一片猩红的麻点了。

楼上的男人怒气冲冲地跺了几脚以示回应,他那硬鞋底在硬木地板上回响着。华尔街的鞋子,朱莉一直这样叫它们,尽管她并不知道他在哪儿任职,做什么工作,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在大楼住户一览表上也只有姓名的首写字母:JL。而他的邮箱上除了公寓号码则什么也没写。而当她询问傻乎



乎的公寓管理人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约翰·列农

开玩笑。谁都知道约翰·列农早就死了,就在她居住的这座默里山边的大楼的西北方向两英里的地方,被谋杀者用枪打死了。列农住的那座大楼叫做达科他,位于西七十二街,中央公园以西。他死就在那座富有传奇色彩的老房子门口。那房子曾用做电影《罗斯玛丽的婴儿》的拍摄场景。达科他是一座 19 世纪的城堡,有哥特式的尖拱和怪兽状的滴水嘴,显得阴森而黑暗。那厚厚的墙,厚厚的地板,任凭谁在里面尖叫都不会被人听到。

朱莉所住的大楼却不是那样的。大楼建于 50 年代,很简陋,用的是方方正正的红砖,上面也没有什么雕饰。朱莉的一位朋友曾告诉她,她在莱茵贝克的一座房子里长大,那房子和朱莉现在住的房子一模一样。这种房子的主要毛病除了它离市中心隧道的车流太近,还是在于它的灰浆天花板和紧邻的硬木地板之间除了两英寸的空气之外,什么都没有。

“想象你是在一个什么别的地方,”她的心理医生建议道。她也曾想入非非:有一个有魔力的卧室,在超越时空的地方飘游,房间里用软木和鸭绒装饰着,并散发着香气,就是那种给公主和成功人士住的房间。

然而事实上,朱莉并没有魔力卧室,也没有极好的厚地板和墙,她只能躺在那儿,咀嚼着她那乱七八糟的想法。例如,她想到尽管她的住处和那座叫达科他的房子不一样,但如果有人在门口被开枪打死了,在十一点新闻出现的犯罪现场也不会有什么两样。道边上扭曲的人形,一滩血,用以围住现场的黄色胶带,还有阻挡住好多群众靠近的警察。

对,就像约翰·列农一样。



“我要用枪杀了他，”朱莉对莉萨说。两个朋友正吃着从手推车上买来的热狗。从砖墙上流下来的水流过市区小公园的一边，给粘乎乎的热天气带来了一丝凉意。

莉萨说：“你的空调就没有盖过他一点儿声音吗？”

“根本没用。每天早晨他早早地就起来，即使是在周末也总是咚咚咚的。有时回家比我还晚，还是咚咚咚。”

“你说你试过给他留个条？”

“三四次呢。开始我还挺客气，但很快就变得有火药味了。”

“他没铺地毯吗？”

朱莉耸了耸肩：“铺了吧。但该铺的地方却没铺。市政要求铺多少，是房间的百分之七十吧？”朱莉自己家里的地毯厚得很。但即使这样，她在家里也从不穿鞋。她是个很体谅人的邻居。

“你跟房东抱怨过吗？”

“当然了。”

“怎么样呢？”

“他巴不得我搬走。”

“噢，怎么会，你交的房租也不少。”

“在这个城市还有什么地方我住得起呢？何况我看不出我的星运最近有什么好转。”

“没有人回应你吗？”

“回应？如果我参加面试时不忘记台词就不错了。说实话，这个男人正在毁灭我的生活。我都快记不住自己叫什么了。你看我的眼袋，看起来就像个巫婆。”

“没有的事。”莉萨嘴上说着，却担心朱莉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在撒谎，于是赶紧变了话题。“帕特里克怎么样？你们两



个亲吻和好点了吗？”

“你在开玩笑吗？我们工作时以礼相待，但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你们试着通过交谈解决问题了吗？”

“同一个认为你有病的人又有什么可谈的呢？他说我对楼上的人着了魔，还说如果我不是那么怪，好的性爱会让我像个孩子一样睡得香香的。我说，‘是啊，也许是这样，好的性爱可以……’”

“你们没有吗？”

“当然有。我还能做什么，去呵护他那脆弱的感情吗？”朱莉开始偏头疼起来。她抬手把汗湿的刘海向头后梳去。“他显然不在乎我的感情。帕特里克是头野兽，但又不值得捕杀。”

正在这时，在大街的拐角，一辆车的内燃机发生了回火。

莉莎跳了起来。

朱莉笑了。

“我要开枪杀了他。”

“朱莉，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别再说这种话了。”

朱莉透过她那脏兮兮的窗户，注视着周四下午大街上的人流。那些富人正在驶向市中心隧道，然后他们会开上通往长岛的高速公路，奔向汉普顿，在那儿过上一个长长的周末。“妈，我都快30的人了，不是孩子了。”

“我知道，孩子。哦，对不起。我只是担心你一个人住在那样一个城市。”

朱莉叹了口气。

“回家来住上一个星期怎么样？我会很高兴见到你。我

们每天可以去游泳。好久没在一起了。”

“那儿比这边还热。”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日酷热难当。但至少那边没有堆着腐烂垃圾的人行道,没有散发出强烈小便臊味的地铁站台。

“我们可以去湖畔。如果你想,也可以去海滨。”朱莉的妈妈并不想轻易放弃。她想让她的女儿回家,想让女儿能养胖点儿。她上次见到朱莉的时候,她又憔悴又消瘦。

“我得工作。”

“好吧,孩子。但是让我们一起想想办法,看怎么样来解决你那位可怕的邻居的问题。你有没有主动给他买双拖鞋?那样会不会好点儿呢?”

你有没有试着戴上耳塞?考虑过使用吸声砖吗?和他一起分担换吸声砖的费用怎么样?至少在他卧室的那一块?朱莉不知从她好心的朋友那儿听到了多少建议。这些建议快把她逼疯了。考虑过戒掉咖啡吗?试过冥思法吗?试过针灸疗法吗?褪黑素怎么样?黄春菊花茶呢?如果睡不着就起来走走吧?好像她是个傻瓜。好像在上帝创造的绿色世界里她不曾试过任何办法来解决她的睡眠问题。“我把拖鞋放在他的门口,妈妈。很久以前就试过了,可他不穿。”

“嗯,亲爱的,也许鞋的尺寸不合适。”

朱莉不得不咬住嘴唇以防止自己尖叫起来:“北美野人的大脚尺码怎么样?够大了吧。我买了那么大的鞋。妈妈,我从来就没见过他。”

并不是朱莉不想安抚她的这位邻居。多少个黎明朱莉披着睡袍奔到楼梯口,希望见到他。但她从未成功过。她能感受到他就躲在他家的窥视孔后面。他知道她长得什么样,而他自己却是位看不见的神秘先生。



有一两次她控制不住自己，就使劲敲他的门：“我知道你就在那儿，你这个杂种。”

还有一次，她蹑手蹑脚地弯着身子走了过去，蹲在他家门前，这样他就不会从猫眼里看到她了。她等了好久，而他还是没露面。她肯定他能嗅到她在那儿。这条华尔街的狼，他有捕食动物对危险的敏锐的感觉。

“那么我们去爬山怎么样，孩子？”妈妈还在电话里热情地推销着她的计划。“记得你爸爸在世时，你是多么喜欢大山啊！”

是啊。那时候他们有很多快乐的时光。烤架上的热狗，烘烤的草芙蓉，还有篝火旁的神鬼故事。她的爸爸慈爱而又耐心，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来教她如何在满是鱼儿的小溪中钓鱼。还有怎么样打来福枪。朱莉从来也不怕枪。她喜欢那用油润滑过的青色钢制品的味道，也喜欢子弹上膛的咔哒声。朱莉天生就是个好射手。她曾多次打中过被抛上蓝天的许多马口铁罐头。她的手枪枪法也不错。

“我可以乘飞机去，再坐火车回来，”朱莉听到自己这样说。她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有脑中那个奸诈的东西知道。

“我要杀了他。”朱莉跟她的朋友卡桑德拉说。两个人正在利比饭店的服务窗口等着客人。

“我想你的旅行应该让你放松下来了。”

“我倒想呢。可北美野人好像从不休假。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在那儿。”朱莉给自己点了两份菜，一分扇贝，一份海鲈鱼。谁吃得下油腻的东西？热浪已是第七个星期持续控制东北部。实际上还是北卡罗来纳州凉快得多。

“我有一个朋友刚回来,他可以诅咒你那个邻居。要不要我打电话给他?”

“不用了,谢谢,傻瓜懒汉才会玩这种把戏。”

“不,卡桑法拉,我觉得糟透了。”卡桑德拉的眉毛扬到了脑门上:“哟,小姐,这么说,你觉得没事了?”

“不,卡桑德拉,我觉得糟透了”。缺乏睡眠就是这个样子。一两个晚上睡不够就感觉仿佛喝醉了酒或得了感冒似的:头疼,浑身不自在。谁都熟悉这种感觉。一个星期还不要紧。常年累月却能带来大的破坏。朱莉经常想哭。有时候,她根本就不能说话。她的胸口憋闷得厉害,连深吸一口气都不行。她沉沉的脑袋总是疼,感觉似乎头骨里面的物质在什么陡峭的地方跳来跳去。她想,也许她头颅里的液体已蒸发完了。她的这种感觉非常真切。

她说:“糟透了,卡桑德拉。真是糟透了。如果他还继续在我头上走来走去,我就要用枪杀了他。”

但此时卡桑德拉已不再专心听朱莉讲了:“如果是他的话,在哪儿走都行。”

朱莉扭过头,看到了一个细高个男人,她以前曾在饭店见过一两次。他的相貌让人心动。即使是在电影明星多如牛毛的利比饭店,他也会立即吸引你的视线:闪闪亮亮的头发,宽厚性感的嘴,还有让人忘不掉的棕褐色的眼睛。

“他可能是个凶手。”朱莉说道“那些长相好看的通常都是杀人犯。”

“不管他是什么,他都要吃饭的。他是你那边的客人。你快过去吧。卖给他昂贵的葡萄酒,你也能多赚点儿小费。”

这个英俊的男人有着让人心醉的笑容。“你也好,”他回应着她的问候,然后就和他的晚餐同伴——一位上了年纪的